四庫全書

子部

初學記卷二十一

唐 徐堅 撰

文部

經典第一 敘事

釋名曰經者徑也典常也言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白虎通曰五經易尚書詩禮樂也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為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詩書禮春秋為五經 又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與易書詩通數亦謂之九經 易者案釋名言變易也帝王

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又漢書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代歷三古周易正義曰伏犧重卦周公作爻辭此説與帝王世紀不同又孔子作十篇亦曰十翼初卜商為易傳至西漢傳之有能名家者有施讐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高相又東漢鄭玄魏王弼並注易施孟諸家自漢及魏並得立而傳者甚衆至西晉梁丘施高三氏亡孟京二氏有書无師而鄭玄王弼所傳則費氏之學書者

案釋名言書其時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並亡漢興濟南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至漢文帝時欲立尚書學以勝年且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掌故晁錯就其家傳受之伏生為尚書傳四十一篇歐陽大小夏侯傳其學各有能名是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其後魯恭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義

為五十八篇見尚書序及正義安國書成後遭漢巫蠱事不行至魏晉之際滎陽鄭冲私於人間得而傳之獨未施行東晉汝南梅賾奏上始列於學官此則古文尚書矣詩者桼卜商序曰志之所之也昔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三百五篇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申曾申曾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

曰毛詩見毛詩正義東漢鄭玄取毛氏詁訓所不盡及異同者續之為注解謂之曰箋箋薦也言薦成毛意禮者案釋名云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見三禮正義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嵓屋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有李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入於祕府時儒以為非是不行至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平之跡始奏立學官後鄭玄為之注儀禮周衰當戰國之世其書並亡至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惟士禮存焉後世推士禮以致天子之禮而行之至馬融鄭玄王肅並為之注解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乃作中

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時博士作王制其餘衆篇皆如此例至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見禮記正義禮記有馬融鄭玄二家注馬注今亡唯鄭注行於世

春秋者案杜預序曰魯史記之名也釋名又云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舉春秋則冬夏

可知也昔孔子約魯史以脩春秋書有襃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今左氏傳是也初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為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見春秋正義左氏傳有賈逵訓詁服虔杜預注公羊傳有何休解詁穀梁傳有范甯集解又孔子為曾參說孝經孔子歿後諸弟子記其善言謂之論語並行於世孝經論語有鄭玄何晏等注

事對

八卦 六虛 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又曰易之為書也屢遷變動不居

周流六虛注曰六虛六位也

言樞　道篇　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易乾鑿度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易也管三成德為道苞篇鄭玄注曰管猶兼也一言而兼此三事以成其德道之苞篇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為篇

擬議　範圍　周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王弼注範圍者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

幽贊　發揮　易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九師　五子　劉向別錄曰所校讐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採獲署曰淮南九師書又曰所校讐中易傳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於壬子凡五子故號曰五子已上易

帝書　王制　春秋說題辭曰尚書凡百二篇

第次委曲尚者上也上世帝王遺書也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舉其宏綱撮其樞要凡百篇示人主以軌範帝王之制坦然明白

三家 **百篇** 劉歆七略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君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尤為詳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覩史籍之煩又懼覽之者不一斷唐虞以下訖于周舉其宏綱撮其樞要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

授河 **出洛** 孝經援神契曰易長於變書考命符授河宋均注曰授河者授河洛以考命符也尚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孔安國注曰天興禹洛出書

直言 **證義** 劉歆七略曰尚書直言也於今傳之又曰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書以決斷斷者義之證已上書

五際 **六情**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節通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春秋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

情宋均注曰六情即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温淳　敦厚　淮南子曰温惠淳良詩教也禮記曰温柔敦厚詩教也

集微揆著　連類合章　詩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宋均注曰集微揆著者綿綿瓜瓞民之初生揆其始是必將至著王有天下也顔延之庭誥曰詠歌之書取其連類合章比物集句詩之為祖也已上詩

脩外　制中　漢書曰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脩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也禮記曰夫禮所以制中

承天　事地　史記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禮記曰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崇君師

不法　無體　晏子春秋曰晏子使魯退見仲尼曰夫禮堂上不趨授立不跪夫子反此禮乎晏子曰君行一臣行二君之所來速吾是以趨以反位也君授卑故跪以下之晏子出仲尼送之反命門人曰不法之禮唯晏子能為之禮記

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粉澤 **橘柚** 太公六韜對文王曰禮者天理之粉澤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樝梨橘柚雖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也

酌秦法 **言夏禮** 後漢書曹褒論曰漢初朝制无文叔孫通頗採禮經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弊然先王之宏典蓋多闕矣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已上禮

考符 **稽象** 春秋握誠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春秋演孔圖曰作法五經運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

周法 **孔經** 杜預春秋序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春秋孔演圖曰公羊全孔經宋均注曰公羊公羊高也經指謂春秋

四傳 **兩家** 漢書曰春秋所貶損當時有威權者是以隱其書而不宣及末世口說行故有公羊穀梁鄒郟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

或不於古文先事不必具四時**隱書晦義**漢書曰春秋所貶損當世有威權者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顏延之庭誥曰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衰王春秋為上

備三聖掌四方春秋說題辭曰經文備三聖之度周禮曰外史職掌四方之志鄭玄注曰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已上春秋

詩唐太宗文武聖皇帝尚書詩崇文時駐步東觀還停輦輟膳玩三墳留燈披五典寒心觀肉林飛魄看沉湎縱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猶積善既承百王末戰兢隨歲轉

晉傳咸孝經詩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无怨不惡於人孝先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於民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義則不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光於神明

又論語詩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克己

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為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

又毛詩詩 无將大車維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明允君子大猷是經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遐思我言惟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

又周易詩 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脩業既有典常暉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又周官詩 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易直除其不蠲死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聽王命

又左傳詩 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為已榮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為利諂古之遺直威黜不端勿使能植

李百藥禮記詩 玉帛資王會郊丘叶聖情重廣開環堵至道軼金籯盤薄依厚地逶裔騰太清方悅升中禮足以慰餘生

啓齊謝朓謝隨王賜左傳啓 昭晰殺青近發中汗

恩勤挾冊慈勗下帷眺未覩山笥早憒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籝金遂其貽厥披覽神勝吟諷知學

劉孝綽謝為東宮奉經啓皇太子四術夙知三善非學猶復旁求儒雅應物稽疑業光夏校德茂周庠諸侯宋魯於焉觀則參陪盛禮莫非國華臣雖職典經圖而同官不一推擇而舉尚多髦俊寵光曲被獨在選中他日朝聞猶甘夕死況玆恩重彌見生榮

史傳第二叙事

案世本注曰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至于夏商乃分置左右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經尚書事經春秋者也周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凡五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

八法八則以逆邦國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內史掌王八柄之法書王命而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贊書曲禮曰史載筆士載言夏有太史終殷有太史摯周有太史佚太史儋太史叔服史籀史蘇史趙孔子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老子為周守藏室史又為柱下史則其職也春秋傳曰晉趙穿弑靈公太史董狐

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又殺之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史記曰秦趙澠池之會其君相為鼓瑟扣缶皆命御史書之是則周之列國亦各有史官書事記言以裁討典不虛美不隱惡善以勸世惡以示後所以暴

露成敗昭彰是非者也遭秦滅學官失其守至漢武帝
始置太史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馬談
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故史記太史公自序傳云述
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原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
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
成一家言是也後漢書云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
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
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故上自

高祖下終王莽為紀表傳九十九篇逮上之十志未畢扶風馬續及其妹曹大家所成今漢書是也其後又有東觀漢記後漢書云詔劉珍陶伏無忌等述于東觀謂之東觀漢記列傳載記凡百二十篇是也世以史記班固漢書及東觀漢記為三史矣後三國分方魏吳各有史官蜀無其職晉初陳壽採集其事謂之三國志凡六十五篇自兹厥後世有史書雖不及遷固所修亦其次也事對方志 直文周禮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注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

楚之檮杌　漢書曰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

不虛美　謂實錄

魏志曰王肅對明帝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

司籍　掌書

左傳曰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　周禮內史掌書王命而貳之

記善　書過

禮記曰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　韓詩外傳曰周舍對趙簡子曰臣操牘秉筆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帝書　王籍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陸士衡晉書限斷議曰三祖實終為臣故書為臣之事不可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

新載　舊章

張衡表求合正三史曰臣伏見陛下思光先緒以典籍為本而史書杖別條異不同一貫建武以來新載未就杜預春秋序曰

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嗣書**　**續記**左傳曰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又殺之而死者二人東觀漢記曰班固徵詣校書除蘭臺令史遷為郎典校祕書令史卒前所續史記也**微文**　**隱切**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諷刺貶損當代非誼士也魏志曰明帝問王肅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語著史記非貶孝武則令人切齒**述漢**　**遵周**東觀漢記曰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舊史乃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紀述漢事　杜預春秋序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禮法**書名**　**循理**左傳曰鄭為游楚亂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

七子晉中興書曰仲尼遂因魯史而書陽秋皆循理而動著為實錄

方冊　直書

家語曰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杜預春秋序曰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八書　十志

史記曰遷為太史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東觀漢記曰蔡邕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

書言　掌命

禮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周官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四方之志

掌邦國　建侯王

杜預春秋序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漢書曰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張晏注曰十二紀百官表及諸侯王表也

別異同　明得失

杜預春秋序曰記事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子夏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

詩

唐太宗文

武聖皇帝詠司馬彪續漢志詩二儀初構象三才乃分位非惟樹司牧固亦垂文字綿代更曆期芳圖无輟記炎漢承君道英謨纂神器潛龍既可躍衔兔奚難致前史殫妙詞後昆沉雅思書言揚盛跡補闕興洪志川谷猶舊涂郡國開新意梅山未覺朽穀水誰云異車服隨名表文物因時置鳳戟翼康衢鑾衡總柔轡清濁必能澄洪纖幸无弃觀儀不失序遵禮方由事政宣竹律知時平玉條備文囿彫奇彩藝門蘊深致雲飛星共流風揚月兼至禮類遵令典壇壝資良地五勝竟无違百司誠有庇我皇承暇景談叢引象祕討論窮義府看覈披經笥大辨良難仰小學終先闡閫道諒知榮含毫孰忘愧

晉潘岳於賈謐坐講漢書詩理道在儒弘儒由人光矣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既辨舊史惟新將分爾史既辨爾疑延我良友講此微辭

表梁沈約上宋書表若不觀風唐代

允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由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彼方冊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成一代咸典

銘宋顔延之家傳銘曠彼琅邪實惟海宇誰其來遷特聞遠祖青州挺秀爰始奠居內辭鼎府外秉邦閭建節中平分竹黃初刑清齊右政偃營區葛嶧明懿平陽總理咸薦公庭或登宰士列美霸朝變風千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

文字第三 敘事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又帝王世紀曰黃帝垂衣裳蒼頡造文字然後書契始作則其始也案說文蓋依類象形謂之文

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書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古者子生六歲而教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六甲書計之事則文字之謂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秦焚燒先典乃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始皇時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篆並簡冊所用也三曰刻符施於符傳也四曰摹印亦曰繆篆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

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於戈戟也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以行公府也漢氏因之至王莽居攝使甄豐刋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篆六曰蟲書當代以教學童焉又衛恒四體書勢曰漢興又有草書不知作者盖兩漢銘勒雜以古文篆籀及八分為之魏晉以還隸文遂盛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藁書楷書蓬書懸針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奠書鳥書虎爪書偃波書鶴頭書象形篆尚方

大篆鳳鳥書科斗書蟲書龍虎書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書倒薤書龜書麒麟書金錯書蚊脚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義八體之書而因事生變者也事對效奎 取夬 孝經援神契曰奎主文章蒼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垂萌畫字宋均注曰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

六書 八體 周禮曰保章氏掌教國子六書許慎說文曰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自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懸針 倒薤 王愔文字志曰懸針小篆體也字必垂畫細末細末纖直如懸針故謂之懸針又曰倒薤書者小篆體也垂支濃直若薤

業也八體書亦圖此法或云出扶風曹喜蕭子良以為仙人務光所作

銅隱 金錯 酈善長水經注曰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王愔文字志曰金錯書八體書法不圖其形或云以銘金石故謂之金錯

垂露 偃波 王愔文字志曰垂露書如懸針而勢不遒勁阿那若濃露之垂故謂之垂露擥虞決疑要注曰尚書臺召人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皆不可卒學以防矯詐

星離 雲布 衛恒四體書勢曰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眡彼鳥跡始作書勢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度月象臣而虧傍雲逶迤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鍾氏隸書勢曰煥若星陳鬱若雲布

六義 八法 衛恒四體書勢曰字有六義其義見六書注中鮑昭飛白書勢曰秋毫精勁霜素凝鮮翅工八法畫奇六文

視龜

變鳥宋均注孝經援神契曰蒼頡視龜而作書則河洛之應與人意所惟通矣　鍾氏隸書勢曰鳥迹之變乃惟佐隸秦篆周籀漢書曰蒼頡六章曰李斯所作爰歷六章趙高所作博學七章胡母敬所作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許慎說文曰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刪舊蠲煩崔瑗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　鍾氏隸書勢曰蠲彼煩文宗此簡易秦隸漢草衛恒四體書勢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許慎說文曰漢興有草書又衛恒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

詩隋江總借劉太常說文詩劉棻慕子雲許慎詢景伯

碩學誕蟲篆奇文秀鳥跡曰余徒下帷待問垂重席不詣王充市聊投班玩籍三寫徧鑽研六書多補益幽居

服藥餌山宇生虛白留連嗣芳杜曉
蕩依泉石夫君愛滿堂願言馳下澤

唐岑文本奉述飛白

書勢詩

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舉崩雲絕鸞驚遊霧疎別有臨池草恩雲垂露餘

雜文

漢崔瑗草書體

書體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人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删草書之法蓋先簡略應時諭旨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歌竦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黜點染狀似連珠絕而不離蓄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遽而惴慄若據槁而臨危傍點邪附似蝗蜋而抅枝絕筆放體餘綖糺結若山蜂施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漼焉若沮岸崩涯就而察之即一畫不可移纖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彷彿若斯

後漢蔡

邕篆書體

字畫之始因於鳥迹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妙入神龜文針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副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激龍躍鳥震延頸脅翼體似凌雲或輕舉内投微本濃末若絶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駱驛遷延迫而察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篤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艷於紈素為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藴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頫仰舉大略而論旃

晉成公綏隸書體

皇頡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跡遂以成意閱之後嗣存載道義綱紀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記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蟲篆既繁草藁近偽適之中庸莫尚於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弛張操筆假墨抵押毫芒彪焕磥落

形體抑揚放葩連屬溢分羅行爛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錦繡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案急挑挽橫引從左牽右繞長波鬱拂微勢縹緲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爾乃動纖指擧弱腕握素紈染玄翰彤管電流雨下雹散點點星垂掣挫安案繽紛駱驛華藻粲爛縕細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詭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輝煥若乃八分璽法殊好異制分白賦黑棊布星列翹首擧尾直刺邪掣縺繼結體剩彩奮節或若虬龍盤游蜿蟬軒翥鸞鳳翱翔矯翼欲去或若鷙鳥將擊并體抑怒良馬騰驤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鬱若宵霧朝升遊烟連雲俯而察之凛若清風厲水漪瀾成文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形功難詳聊擧大體

講論第四 叙事

廣雅曰講讀也論道也說文曰講和解也論議也又鄭玄云論倫也見詩箋賈逵曰論釋也見國語注皆

解說談議訓詁之謂也見顧野王玉篇論語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漢書曰夏侯勝每講常謂諸生曰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又曰孔光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班伯為中常侍上方嚮學鄭寛中與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東觀漢記曰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則其事也事對撞鐘

鳴鼓 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 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少好學究極聖指後還歸立精舍遠方門徒從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隨上堂難問者百餘人

下帷 施帳 史記曰董仲舒以明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轉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常在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相次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禮師 奠聖 禮記曰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鄭玄注曰祭菜禮先聖先師也沈約宋書曰魏齊王每講肆經通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

肅成門 金華殿 魏書曰文帝初在東宮癘氣數起士人凋傷帝深感嘆與大理王朗書云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侃侃无倦 漢書曰班伯為中常侍上方鄉學鄭寬中與張禹朝夕入

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

西唐　北海

范曄後漢書曰高鳳南陽人也專精誦讀為名儒教授西唐山中　又曰鄭玄北海人也遊學十餘年乃歸及黨事起杜門不出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人

敷經　說義

東觀漢記曰桓榮拜議郎入侍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字次仲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說經義有不通者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五十席

六教　四學

孫卿子曰達師之教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藏焉嚴此六者得其學則邪僻之道塞矣　沈約宋書曰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聚徒授教使丹陽尹何約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之

訓帝　授侯

王隱晉書曰魏高貴鄉公之入學也王祥為三老帝北面乞言祥乃言曰仰惟明主聖帝之軌俯以訓帝東觀漢記曰永平元年詔為四姓小

侯開置學五經師張輔以明經授於南宮

紹軻　繼孔

陸士衡七徵曰演八代之洪旨統先聖之遺訓叅一心以紹軻敦四教以承丘蘇順賈逵誄曰惟天生君繼孔之迹光明克哲果論至賾

居家　避地

史記曰申公魯人也呂太后時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恥之退居家教授終身不出門范曄後漢書曰李育沉思專精博覽書傳州郡請召育輒云病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人

四教　三德

論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疑聖　對賢

束晳荅汲冡竹書難釋書曰其後子夏仲尼之徒傳業西河人疑其聖魚豢典略曰端木賜衛人字子貢齊景公問子貢曰子師誰對曰師仲尼公曰賢乎對曰賢也

西河　東海

史記曰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

敎授為魏文侯師　謝承後漢書曰包咸字子良明魯詩論語注東海立精舍講授

講授澤中執經壟畔　范曄後漢書曰揚倫通古文尚書不應州郡之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又曰孫期少為諸生通京氏易古文尚書家甚貧牧豕於澤中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

詩

梁任昉厲吏人講學詩　暮燭迫西榆將落戒南畝曰余本疎惰頹暮積榆柳踐境渴師臣臨政欽益友旰食願橫經終朝思擁帚雖欣辨蘭艾何用闢蒿莠

陳周弘正學中早起聽講詩　詰朝參下座閒步出重闈北堂月稍隱南枝鵲已飛早霜垂靄靄初霧上霏霏巖唱雖罷柝高門尚掩扉既傷年緒促復嗟心事違平生愛山海宿昔特精微未解輕身去唯應下第歸

周庾信和何儀同講竟述懷詩　无名即講道有動定論幾安經讓禮席正業理儒衣似得遊焉趣能同捨講歸石渠人少

歇華陰市暫稀秋雲低晚氣短景側餘暉營排亂草出鴈捨斷蘆飛別有平陵遲蕭條客鬢衰實欣懷詠問逢君理入微

碑 梁元帝皇太子講學碑

皇太子濬雷種德重離作兩業冠孟侯道高上嗣宮牆累仞高山仰止承華之闈更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園及類華陰之市家丞庶子並入四科洗馬後車俱通六學轉金輅而下辟雍睟玉容而經槐市詳其縣鏡高堂衢樽待酌瞻後忽前博文約禮將使東極長男之宮不獨銘於銀榜南皮太子之序豈徒擅於金碑

陳江總皇太子太學講碑

我大陳之御天下也若水渙其長瀾瑞星躔其永歷重華誕睿興於大麓之野啟仲繼業盛矣鳴鳳之占兼以洪才海富逸思泉瀉含毫落紙動八闋之歌謠隻句片言諧五聲之節奏雲飛風起追壓漢帝之辭高觀華池遠跨魏王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冊開獻納之路帷帳叢殘家壁遺逸紫臺祕典緑帙奇文羽陵蠹迹嵩山落簡外史

所掌廣內所司靡不飾以鉛槧彫以緗素此文教之脩也

文章第五_{叙事}文章者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_{見論語}葢詩言志歌永言_{見尚書}不歌而誦謂之賦古者登髙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矣三代之後篇什稍多又訓誥宣于邦國移檄陳于師旅箋奏以申情理箴誡用弼違邪讚頌美於形容碑銘彰於勲德謚冊褒其言行哀弔悼其淪亡章表通於下情牋疏陳於宗敬論

議平其理駮難考其差此其略也事對主氣　本形魏文

帝典論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摯虞文章流别論曰今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也

粲匹　華文魏文帝典論曰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逸氣然粲匹也王隱晉書曰阮籍見張華鷦鷯賦以為王佐之才成公綏亦推華文義勝也

潤色　詆訶論語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曹植與楊脩書曰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詆訶文章掎摭利病

辭條　言葉陸士衡文賦曰普詞條與文律良予膺之所服王充論衡曰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與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无根荄之深不見大體也

筌蹄　鼓吹抱朴子曰五典為筌蹄三墳為金玉劉義慶世説孫興公曰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

雕龍

畫虎史記曰雕龍奭談天衍鄒衍之文飾之若龍文故號彫龍曹植與揚脩書曰孔璋之才不閑詞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

游魚出淵　飛兔越海陸士衡文賦曰於是沉詞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陳琳荅東阿王牋曰清詞妙句炎絕煥景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追況驎馬可得齊足哉

比四科　若五色魏文帝典論曰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陸士衡文賦曰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體弱　辭壯魏文帝與吳質書曰仲宣獨自善於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无以遠過傅玄叙連珠曰班固喻美詞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也

雕玉　鏤冰揚子法言曰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

不彫璠璵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桓寬鹽鐵論曰內无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丹青　揚子法言曰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李軌注曰夫智者達天命如玉如瑩磨而不磷今屈原放逐感激爰變雖有文采丹青之論耳李充翰林論曰潘安仁之為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綃縠

彰漢　述殷　揚雄劇秦美新論曰昔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程曉與傅玄書曰文公詠周孔父述殷聲揚千載業傳後嗣

握虵珠　騁驥足　曹植與楊脩書曰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虵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魏文帝典論曰斯七子者於學无所遺於辭无所假咸自騁騄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長卿溫麗　公幹妙絕　西京雜記曰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美譽而長卿首尾溫麗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

詩之善者妙絕時人

王賦阮章孔書陸議

魏文帝典論曰王粲長於辭賦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　李充翰林論曰或問曰如何斯可謂之文荅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也

賦　晉陸士衡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詞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利害所由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晳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

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仰懷響者必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以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為言籠天地於形内挫萬物於筆端伊兹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无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於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案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竪鬱雲起乎翰林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无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温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説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詞達而理舉故无取乎冗長

詩

陳江總賦得一日成三賦應令詩

副君睿賞道清夜北園遊下筆成三賦傳觴對九秋飛文綺縠釆落紙波

濤流樹密寒蟬響簷暗雀聲愁綠淑明曾殿青山照近樓此時盛禮物顧省良若抽

書梁簡文帝

答張纘謝示集書

卿少好文章於今廿五年矣竊嘗論之日月三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彰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謳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朝晴簷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琿璖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載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鳴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沉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梁沈約與范述曾論竟陵王賦書

夫沙泛滄流則不識涯涘雖陳鐘石則莫辨宮商雖復吟誦迴環綿離字滅終无以仰酬睿旨微表寸長詩序

梁江淹雜體詩序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藍朱成采雜錯之變无端

宮角為音靡曼之態匪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魂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魄不其然與至於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豈所謂通方廣照怹遠兼愛者哉然五言之興諒非變古但關西鄴下既以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壁浮沉之殊僕以為亦各具美兼善而已集序周

庾信趙國公集序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因之調大夏吹筠風雲為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趙國公發言為論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挾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譬以雲霞赤城之巘千丈文參歷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熊羆朝上層城抱日月之輝光餧霄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别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蟲篆刻其體三

變人人自謂握靈虵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吕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无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

筆第六敘事

釋名曰筆述也謂述事而書之也案博物志蒙恬造筆又案尚書中候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更為之損益耳故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是也西京雜記云漢制天子筆以錯寶為跗音夫毛皆以秋

兔之毫官師路扈為之又以雜寶為匣厠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漢書云尚書令僕丞相郎月給大管筆一雙傅玄云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其筆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矣則其事也事對文犀 翠羽傅子曰漢末筆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筆以雜寶為匣厠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吳律 趙毫許慎說文曰筆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王羲之筆經曰漢時諸郡獻兔毫出鴻都惟有趙國毫中用時人咸言兔毫冗優劣管手有巧拙 寫圖 書牘尚書中候曰玄龜負圖出周公

援筆以時文寫之謝承後漢書曰第五永為督軍御史督使幽州蔡邕等天下名才士人皆會祖餞於平樂館高彪送永在坐因援筆書牘

當面　銘心

蔡邕書曰侍中執事相見无期惟是筆疏可以當面傅玄筆銘曰韡韡彤管冉冉輕翰正色玄墨銘心寫言

寶跗　金匣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筆以錯寶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傅子云漢末一筆之匣彫以黃金飾以和璧

加點　益字

吳祚國統曰吳主孫權嘗夢北面頓首於天帝忽見一人以筆點其額舉以問徵士熊循循曰吉祥矣大王必為主王者人之首額者王之上王上加點主字之象也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使人牽一驢入乃於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

纏枲　鏤管

傅玄筆賦曰於是班匠竭巧名工逞術纏以素枲納以玄漆王羲之筆經曰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鏤

管見遺録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詛必金寶彫琢然後為寶也

象管　寶匣

王羲之筆經曰昔人或以瑠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　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筆以錯寶為跗毛皆以秋兎之毫官師路扈為之以雜寶為匣厠以玉璧

班投　顏炙

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投筆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魚豢魏略曰顏裴為河東太守課人輸租車便致薪兩束為寒冰炙筆硯

制形管　綴翠匣

傅玄鷹兎賦曰兎謂鷹曰汝害於物我益於世華髦被札彫管以制傅子曰漢末一筆之匣綴以隋珠文以翡翠

立憲成功　雕金飾璧

蔡邕筆賦曰昔蒼頡創業翰墨作用書契興焉夫制作上聖立憲者莫先乎筆詳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鑠乎煥乎弗可尚矣　傅子曰漢末一管之匣彫以黄金飾以和璧

賦

後漢蔡邕筆賦

惟其

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慓悍體遄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為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摶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讚宓皇之洪勲畫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於晻昧兮贊幽冥於神明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

晉傅玄筆賦

簡脩毫之奇兔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染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巧良工逞術纏以素枲納以玄漆豐約得中不文不質爾乃染芳松之淳烟兮寫文象於紈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

詩

梁簡文帝詠筆格詩

英華表玉度佳麗稱珠網無如茲制奇彫飾雜衆象仰出寫含花横插學仙掌幸因提拾用遂廁璇臺賞

梁徐摛詠筆詩

本自靈山出名因瑞草傳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烟

直寫飛蓬牒横承落絮篇一逢掌握重寧憶仲升捐

讚 晉郭璞筆讚 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

銘 後漢李尤筆銘 筆之强志庶事分别七術雖衆猶可解説口无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悞愆尤不滅

晉王隱筆銘 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

啓 梁庾肩吾謝賚銅硯筆格啓 烟磨青石已踐孔氏之壇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壁西域胡人臥織成之金簟游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障莫不並出梁園來頌狹室

紙第七

叙事 釋名曰紙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糸貧者無之或用蒲寫書則路温舒截蒲是也至後漢和帝元興

中常侍蔡倫剉故布擣抄作紙又其字從巾東觀漢記云黃門蔡倫典作尚方作帋所謂蔡侯紙是也又魏人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云紙今帋則其字從巾之謂也見漢記及王隱晉書一云倫擣故魚網作紙名網紙後人以生布作紙絲縷如麻名麻紙以樹皮作紙名穀紙見董巴記及博物志事對如石方絮釋名曰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服虔通俗文曰方絮白紙裹柱補綯王羲之筆經曰採毫竟以麻紙裹柱根次取上毫薄薄布令柱不見然後安之謝承後漢書曰羊續字叔祖為南陽太守以清率下唯臥一副布綯敗胡紙補之當策代簡傅咸

紙賦曰既作契以代繩兮又造紙以當策猶純儉之從宜亦唯變而是適攬之則舒舍之則卷桓玄偽事曰古无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

黃書 白疏 王隱晉書曰劉卞為四品吏訪問排一鹿車黃紙令卞寫書卞語訪問劉卞非為人寫黃紙也訪問案卞罪下品二等補尚書令史 崔鴻前燕錄曰慕容儁三年廣義將軍岷山公黃紙上表儁曰吾名號未異於前何宜便爾自今但可白紙稱疏

擣網 持花 張華博物志曰漢桓帝時桂陽人蔡倫始擣故魚網造紙孫放西寺銘曰長沙西寺層構傾頹謀欲建立其日有帝子持紙花插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丈於是建刹正當花處

殘行 分句 干寶表曰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同一貫博訪知之者片紙殘行事事各異 張翰詩序曰永康之末疾苦瘵療故人頗候

尚方 之常以閑靜為著詩一首分句改紙各有別讀

祕府東觀漢記曰蔡倫傳云倫典作尚方作紙虞預表曰祕府有布紙三萬餘枚　**縹紅**

青赤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縹紅等紙各一百桓玄偽事曰詔命平准作青赤縹綠桃花紙使極精令速作之

藤角　**桃花**范寧教曰土紙不可以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桓玄偽事曰詔命平准作青赤縹綠桃花紙使極精令速作之

別駕函　**右軍庫**魏武令曰自今諸掾屬侍中別駕常以月朔各進得失紙書函封主者朝常給紙函各一裝啓語林曰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庫中唯有九萬枚悉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蔡倫遺業　**唐季殘牋**盛弘之荊州記曰棗陽縣百許步蔡倫宅其中具存其傍有池即名蔡子池倫漢順帝時人始以魚網造紙縣人今猶多能作紙蓋倫之遺業也先賢行狀曰延篤從唐溪季受左傳欲寫本无紙季以殘牋紙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乃借本誦之

賦晉傅咸紙賦 蓋世有質文則理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結繩兮又造紙以當策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緼藻實好斯文取彼之淑以為已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

詩梁江洪為傅建康詠紅牋詩 雜彩何足奇唯紅偏可作灼爍類蕖開輕明似霞破鏤質卷芳脂裁花承百和不遇精華人豈入風流座

後梁宣帝詠紙詩 皎白猶霜雪方正若布棊宣情且記事寧同魚網時

隋薛道衡詠苔紙詩 昔時應春色引淥泛清流今來承玉管布字改銀鉤

表晉虞預請祕府紙表 祕府中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寫御書而无所給愚欲請四百枚付著作吏書寫起居注

啓梁劉孝威謝賚官紙啓 臣與謝瑕俱懃基聖臣之衡梯實愧魯般之巧瑕之城壘時无禽子之守攻弱侮亡其勞甚薄

褒勳行賞為渥過深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平准挑花中宮穀樹固以慙茲靡滑謝此鮮光

硯第八

叙事

釋名曰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從征記曰魯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蓋夫子平生時物漢書云宣帝微時嘗與張彭祖同硯席後漢書云王充於室内門戸牆柱各置筆硯著論衡八十五篇魏武上雜物疏云御物有純銀參帶圓硯大小各一枚晉書云武帝與劉弘同年少同硯書東宮故事云晉皇太子初拜給漆硯一枚牙子百副紀有漆書硯一則其事也事對

晉銀 孔石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永嘉六年劉聰引上入讌上謂曰卿為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相造卿贈朕以柘弓銀硯卿憶否聰曰安敢忘之且恨爾日不得早識龍顏 伍緝之從征記曰夫子床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蓋夫子平生時物

溪源 石穴 永嘉郡記曰硯溪一源中多石硯劉澄之宋永初山川今古記曰興平石穴深二百許丈石青色堪為硯

銀帶 金池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銀參帶硯一枚純銀參帶圓硯大小各一枚傅玄硯賦曰即方圓以定形鍛金鐵以為池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冲德之清玄

御筵 置柱 繁欽硯頌曰鈞三趾於夏鼎象辰宿之相扶供无窮之祕用御几筵之優遊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於室內門戶牖柱各置筆硯而作論衡

方員 班散 繁欽硯讚曰或薄或厚乃員乃方班采散色漚染毫芒點黛文字耀明典章

生

翰墨含清玄　繁欽硯讚曰頋尋斯硯乃生翰墨自昔頡皇傳之罔極　傳玄硯賦曰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冲德之清玄

奪刺史借府君　謝承後漢書曰楊班為荆州刺史趙凱横奏檻車徵奪其筆硯　劉道士傳曰劉根字君安能召鬼張府君語曰聞君能使人見鬼可使形見不者加戮根曰借府君前筆硯因書奏以扣几須臾五百鬼縛府君死父母至

篇籍永垂　李尤硯銘曰書契既造硯墨乃陳篇籍永垂紀志功勲　太公金匱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无得污白

讒邪無污

魏后數用晉帝少同　王沉魏書曰甄后九歲喜書數用諸兄弟筆硯謂曰汝當習女工而學書當作女博士耶后曰古賢女皆覽前代成敗以為已戒不知書何因見之　梁元帝忠臣傳曰劉弘沛國人也弘寓居洛陽與晉武帝同年少同硯書

賦晉傅玄硯

賦

梂陰山之潛樸，簡衆材之攸宜。即方圓以定形，鍛金鐵而為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冲德之清玄。

詩

楊師道詠硯詩

圓池類璧水，輕翰染烟華。

將軍欲定遠，見棄不應賒。

頌

魏繁欽硯頌

有般倕之妙匠，兮睨詭異於遐都。稽山川之神瑞，兮識璿璣之內數。遂縈繩於規矩，兮假卞氏之遺模。擬渾靈之肇制，兮效羲和之毀隅。鈞三趾於夏鼎，兮象辰宿之相扶。供无窮之祕用，兮御几筵而優遊。

讚

魏繁欽硯讚

方如地象，圓似天常。班彩散色，漚染毫芒。點黛文字，曜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无疆。浸漬甘液，吸受流光。

銘

魏王粲硯銘

爰初書契，以代結繩。人察官理，庶績誕興。在代季末，華藻流淫。文不為行，書不盡心。淳樸澆散，俗以崩沉。墨運翰染，榮辱是若。念茲在茲，惟玄是宅。

墨第九叙事釋名曰墨晦也言似物晦黑也續漢書云守宮令主御筆墨漢書云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魏官儀云尚書郎缺試諸郎故孝廉能文案者先試一日宿召會都坐給筆墨以奏東宫故事云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則其事也事對噴紙　點繒葛洪神仙傳曰班孟不知何許人也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王充論衡曰論者既不知累害所從生又不知被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墨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蝇之汚常在絹素　二螺　九子陸雲與兄書曰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然不兄頗見之不

今送二螺　鄭氏婚禮謁文讚曰九子之墨藏于松烟本性長生子孫無邊

吐魚　畫掌　葛洪神仙傳曰葛玄見賣大魚謂曰暫煩此魚往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无苦乃丹書紙内口中投水有頃魚化騰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木葉而去王子年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同志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无題記則以墨畫於掌内及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

惠葛龔　投庾亮　葛龔與梁相書曰復惠善墨下士所无推骸骨碎肝膽不足鳴報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王隱始成晉書合八十八卷家貧无紙未成其志遂南遊投陶侃於荆州又江州投庾亮乃獲其紙墨始書就焉

伐薪買　禱石祠　何法盛中興書曰葛洪好學常伐薪賣買紙墨　干寶搜神記曰益州之西有祠自稱黄石公初禱者持一百紙一雙筆一丸墨先聞石室中有聲便言吉凶遂不見形

天雨　松烟　災祥集曰

天雨墨君臣无道讒人進曹植樂府詩曰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古人感鳥跡文字有改判致夫

賜令婦人集曰汲太子妻與夫書曰并致上書墨十螺蔡質漢官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渝麋大墨一枚

小墨一枚

筑陽山懷化壍盛弘之荆州記曰筑陽縣有墨山山石悉如墨　顧微廣州記曰懷化郡掘壍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戴延之西征記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書供歲時

合珠麝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即位萬國貢獻悉禁絶惟歲時供紙墨而已　韋仲將墨方曰合墨法以真珠一兩麝香半兩皆擣細後都合下鐵臼中擣三萬杵杵多愈益不得過二月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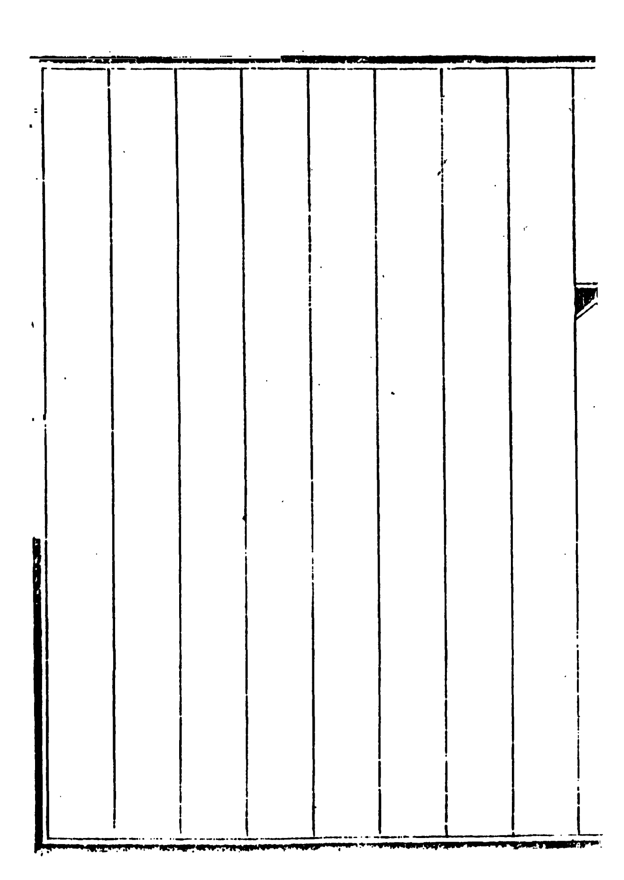
銘後漢李尤墨研銘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烟石附筆以流以申

初學記卷二十一

謹案卷二十一第二十六頁前六行獸蛇投密樹

二語按全唐詩作獸忙投密樹鴻驚起磔州視

此校穩附識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初學記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胡宗髙

初學記卷二十二

唐 徐堅 撰

武部

旌旗第一 敘事

釋名曰旌精也言有精光也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也按列子黄帝與炎帝戰以鵰鶡鷹鳶為旗幟葢旌旗之始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旝雜帛為物熊虎

為旗鳥隼為旟龜虵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虵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釋名曰九旗之名日月為常畫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交龍為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通以一赤色為之无文采諸侯所建也通帛為旃旃戰也戰戰恭已而已三孤所建象无事也熊虎為旗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軍將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鳥隼為旟旟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雜帛為物一作旆以雜色綴其邊為鷰尾將帥所建象物雜也龜虵為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全羽為旞旞順滑貌析羽為旌注旄竿首又廣雅云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

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則禮含嘉文曰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首是也又牙旗者將軍所建也黃帝出軍決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往東赤牙旗引往南白牙旗引往西黑牙旗引往北黃牙旗引往中此其義也事對招虞 警衆孟子曰齊景公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禮記曰前有水則載青旌鄭玄注曰載所謂舉於旌首所以警衆者也 舉皮 析羽鄭記王贊問曰舉于旌首當皆以皮邪畫之也鄭荅曰皆俱舉皮置于首不畫周禮曰析羽為旌 載青 尚黑載青

已見上史記曰秦并天下以水德之始于旌節旗皆尚黑

翼明　鳥集　天文要集曰翼星明旌旗用趙氏兵書曰有鳥集將軍旗上將軍增秩祿

表門　設道　周禮曰掌舍為帷宮殿旌門注曰樹旌以表門漢書文帝詔云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注曰堯設五達之道令人進善也

在浚　沿河　毛詩曰孑孑干旌在浚之城後魏書曰太祖進師臨河連旗沿河千餘里

九名　五法　周禮曰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河圖曰風后曰予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鳥曰鼠西方法白虎曰典北方法玄虵曰旂中方法黃龍曰常

九仞　六斿　並見上

翠鳳　玄虵　史記李斯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玄虵已見上

法鳥　擬虹　法鳥已見五法注王沈餞行賦曰曳招搖之修旗若蜿虹之垂天

喜光　勝氣　郝萌古曰旗上有光人主大喜延年益壽

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
指敵是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此大勝之徵

設黃尚赤

周遷車服雜記曰晉元皇始制五牛之旗設青在左黃在中史記曰沛公祠黃帝蚩尤於沛庭旗幟皆尚赤

舉青 懸赤

軍令曰聞雷鼓音舉白幢緑旗大小船皆進戰不進者斬聞金音舉青旗船皆止不止者斬王孫曰桀紂或身放南巢或頭懸赤旗斯无他不節財而暴人也

五牛 四獸

五牛事已見上注禮記曰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注曰以此四獸為軍陣象天也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圓勁軍之威怒

駭軍 指敵

詩雅度災曰上出號令而化天下震雷起而驚蟄睹旗鼓動三軍駭觀其前動化而天情可見矣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喜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來此大勝之徵

賜黃鳥 法青龍

墨子曰赤鳥銜書降曰命周文王伐殷天賜武

王黃烏之旗法青龍已見上注

賦

吳胡綜大牙旗賦

黃初八年黃龍見孫權稱號因瑞改元作黃龍大牙旗常在軍中進退視其所向命綜為賦曰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傚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傑然特立六軍所望

祭文

後漢滕輔祭牙文

恭脩太牢潔薦遐靈推轂之任實討不庭天道助順正直聰明

宋鄭鮮之祭牙文

潔牲先事薦玆敬祭崇牙既建義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玆靈鑒庶必有察逆順取辨忠孝表節使山醜時殲主寧臣悅振旅南原凱歸西蕃神器增輝四境永安

唐陳子昂禡牙文

蓋先王作兵以討有罪誅慝竊命戎夷不讋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皇家子育萬國寵綏百蠻青雲干呂白環入貢久有年矣契丹山獦敢亂天常乃蜂聚九山豕食遼塞宴安鴆毒作為攙搶天厭其凶國用致討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今大軍已

集吉辰叶應旄頭首建羽旆前列虎貊威威將士聽誓方候天命為民殄災惟爾有神尚饗乃醜名太一會雷公翼白虎乘青龍星流彗端氷消朔裔使兵不血刃戎夏大同以昭我天子之德允乃神之功豈非正直克明无縱大雠以作神羞

劍第二 叙事

釋名曰劍撿也所以防撿非常也按管子曰昔葛天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此劍之始也周官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兩刃音獵兩從半之劍脊兩面殺趨鍔者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中其莖設其後謂從中以卻稍大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

音劣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其後楚有龍泉秦有太阿工市吳有干將鏌耶屬鏤越有純鈞湛盧豪曹魚腸巨闕諸劒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令之吳越見歐冶子干將使之為鐵劒三枚一曰龍泉二曰太阿三曰工市楚王問之何謂龍泉太阿工市風胡子對曰龍泉狀如登高山臨深淵太阿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工市鈲從文起至脊而止於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此三劒求之不得乃興師圍楚城楚王引太阿劒登城麾之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畢白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與歐冶子同師闔閭使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二曰鏌耶鏌耶者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劒金鐵之精未肯流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不銷夫妻俱入冶鑪

中然後成物鏌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干將妻乃斷髮剪指投鑪中金鐵乃濡遂以成劒陽曰干將陰曰鏌耶干將匿其陽而出其陰獻之闔閭左傳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吳越春秋又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劒五枚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劒越王取豪曹巨闕魚腸等示之薛燭皆曰非寶劒也取純鈎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始生于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溢于塘此純鈎也取湛盧示之薛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氣託靈有游出之神服此劒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他國允常乃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弒吳王僚湛盧去如楚

漢有高祖斬蛇劒見漢書　魏有文帝飛景流彩華鋒三劒見典論　吳有白虹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六劒見崔豹古今注　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當敵則斬于甲盾戰國

策曰韓卒之劒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宛馮龍泉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當敵則斬于甲盾耳此天下名器也見列子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劒諸侯三十而冠帶劒大夫四十而冠帶劒隷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帶劒無事不得帶劒見賈子禮之所與也劒之在左青龍象也刀之在右白虎象也見春秋繁露舊制上公九命則劒履上殿儲君禮均羣后宜劒爲升殿或云漢魏儲君制不納爲則知劒履上殿久矣漢儀諸臣帶劒至殿階解劒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用蚌金銀玳瑁爲雕飾

見周遷輿服雜事凡劒口謂之鐔見呂靜韻集鼻謂之璏見字林鞘謂之室見方言鞱謂之衣見說文亦曰韔音遶

事對

鐵英　金穎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問之曰聞吳王有干將越有歐冶請此二人作鐵劒可乎風胡子曰善于是使之吳見干將越見歐冶子使之作鐵劒歐冶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其鐵英為劒二枚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與歐冶同師俱作劒越前來獻劒三枚闔閭得而寶之故使干將造劒二枚干將曰昔吾師之作冶也金鐵之穎不銷夫妻俱入冶鑪之中

飾鮫　雕蚌山海經曰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以飾刀劒口周遷輿服雜事曰劒所從來久矣其後惟朝服帶劒晉朝代之以木貴者玉飾首賤者雕蚌見叙事

龜文　龍藻吳越春秋曰吳使干將造劒二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龍藻曹毗魏都賦曰劒則流彩之珍素質之寶乍虹蔚波

映或龜文龍藻服之可以威百靈指麾可以開昏擾

步光　飛景

曹植七啓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魏文帝典論曰選兹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至于百辟淬以清漳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齊金　楚鐵

國語曰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曰小罪讁以金分宥間罪入美金以鑄劒戟試之狗馬史記曰秦昭王臨朝歎息曰吾聞楚之鐵劒利則士勇也

玉頭　珠口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太子儀飾有玉頭劒山海經注曰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以飾劒口

犀表　魚文

魏文帝典論曰余好擊劒命彼國工以為寶器飾以文玉表以通犀淮南子曰純鉤魚腸之始下型擊不能斷刺不能入及加砥礪則水斷龍角注魚腸文繞屈若魚腸

賜馮　賞魏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年遣馮異西擊赤眉于關中上自河南賜異乘輿七尺玉具劒張瑩漢南記曰魏應字君伯任城人明魯詩章帝重之數進見論難于前

特受賞賜劍玦衣服也

錯荊玉 **銜越金** 曹植七啓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 吳越春秋曰秦客薛燭善相劍楚王取湛盧示之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已見上

候天 **占氣** 趙曄吳越春秋曰吳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鏌耶鏌耶者干將之妻名干將造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牛斗之間占者以為吳興唯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此氣愈明華曰此寶劍氣

麾城 **擊市** 麾城已見敘事擊市者尉繚子曰一賊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觸辟者臣以為非一人獨勇一市萬人皆不肖

鼓橐 **駭鑪** 吳越春秋干將曰昔吾師之作冶也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乃斷髮剪指投之鑪中使童子二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魏文帝典論余好擊劍善以短乘長選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

駭鱷巨彙自鼓

遷地徹天

周禮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遷乎其地而不能為良地氣然也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于牛斗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邀宿屏人問孔章曰惟牛斗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之精上徹于天耳孔章具言遂以孔章為酆城令掘得二劍

墜竹帶槐

趙曄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劍五枚三大二小三曰豪曹泰客薛燭善相劍王取豪曹示之薛燭曰寶非寶劍也今豪曹五色黯然無華已殞其光亡其神此劍不登斷而辱則墮于飲中矣王曰寡人置劍竹盧上過而墜之斷金獸之頸飲濡其刃以為利也周斐先賢傳曰許嘉給縣功曹儀小吏常持劍侍功曹月朔晨朝并持炬火嘉于是忿然數曰男兒為吏不免賤役即投火于地以劍帶槐樹趨出府門

詩

梁**吳均詠寶劍詩**

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鍔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

寄語張公子
何當來見携

崔融詠劒詩

寶劒出昆吾龜龍夾采珠五精初獻術十戸竟論都匣氣衝牛斗山形轉鹿盧欲知天下貴持此問風胡

篇李嶠寶劒篇

吳山開越溪涸三金合冶成寶鍔淬緑水鑒紅雲五彩眣起光氛氲背上銘為萬年字胸前點作七星文龜甲參差白虹色鹿盧宛轉黄金飾駭犀中斷寧方利駿馬羣驅未擬直風霜凛凛匣上清精氣遥遥斗間明避災朝穿晋帝屋逃難夜入楚王城一朝運偶逢大仙虎吼龍鳴騰上天東皇提升紫薇座西王佩下赤城田家平久息干戈事僥倖得充文武備除災避患宜君王益壽延齡後天地

歌

郭元振古劒歌

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經幾年鑄得寶劒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絶琉璃匣裏吐蓮花錯鏤金環映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緑龜鱗非直結交游俠子亦嘗親近英雄

人何言中路遺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復沈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啓梁簡文帝謝賚方諸劍等啓纔發玉函雕奇溢目始開牙檢麗飾文陳已足丹霞之輝乍比青雲之制身文自貴彩用惟宜寒暑無華左右相照

銘晉斐景聲文身劍銘敘以利表實以名舉良劍耿介體文經武陸斷玄犀水截輕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輔

晉張協太阿劍銘太阿之劍世濟其美淬以清波敵以越砥如玉斯曜若景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刀第三

叙事

釋名曰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乃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鋒刺之毒利其本曰環形似環也或曰黃帝採首山之金始鑄為刀見郭子橫洞冥記歷代有吳刀赤刀

容刀鸑刀歸藏曰太剛之吳刀是用出禹尚書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注曰寶刀赤刀削也毛詩曰執其鸑刀注曰刀有鸑者毛詩又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注云舟帶也容刀言有武事鄭刀見周禮孟勞穀梁傳曰孟勞魯之寶刀西戎利刀見孔叢子秦王得之割玉如割木也昆吾割玉刀見十洲記周穆王時西胡所獻切玉如切泥鳴鴻刀見郭子橫洞冥記漢武帝以賜東方朔百辟寶刀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刀一曰靈寶二曰含章三曰素質人作露陌刀一名曰龍鱗刀百鍊青犢漏影三刀見崔豹古今注漢文帝刀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見吳喜志林又阮師之作刀受法於金精之靈七月庚辛見金神於冶監

之門向西再拜金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鍊用陰陽之候取剛柔之和三年作刀千七百七十口其刀平背夾刀方口洪首截輕徹不絕絲髮之系斫堅剛無變動之異（見楊泉物理論）所謂百鍊利器以辟不祥懾服姦宄者此也（見魏武帝內戒令）

事對

吳刀　周寶（吳刀已見叙事博物志曰赤刀周之寶器）

脫光　漏影（龍魚河圖曰有脫光刀漏影已見叙事中）

屠牛　斬虎（淮南子曰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何晏斬虎刀銘曰用造斯器螭虎是斬）

銅口　金頭（傳咸奏事曰尚書舊奏給介士二百人人給大銅口刀各一枚謝尚與楊征南書曰今餉五尺金頭刀碧綾車中肩）

採

金　切玉（並見叙事）專諸持　凌統舞（烈士傳曰專諸持一剛刀置魚腹中以刺王僚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於呂蒙會酒酣統乃用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

白虎象　金馬形（春秋繁露曰刀在右白虎之象也李尤金馬書刀銘云巧冶鍊剛金馬託形）

將軍賜固　刺史與祥（班固與竇憲牋曰今月中舍以令賜固把刀曰此大將軍少小時所服今賜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懟晉中興書云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辭之固強乃受之）

師望鼓刀　庖丁游刃（楚辭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乃喜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丁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

其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刀刃如新淬以清流礪以越砥李尤金馬書刀銘云淬以清流礪以越砥陸剸犀兕水截鯨鯢王粲刀銘云陸剸犀兕水截鯨鯢

賦陳王曹植寶刀賦建安中魏王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以龍熊鳥雀為識太子得一余及弟饒陽侯各得一焉有皇漢之明后思冥達而玄通飛文藻以博致揚武備以禦凶然後礪以五方之石鑑以中黃之壤規圓景以定環攄神思而造象陸斷犀革水斷龍角輕擊浮截刃不纖流踰南越之巨闕超西楚之泰阿實真人之攸御求天祿而是荷

啓梁簡文帝謝勅賚善勝刀啓氷𨦟合采雕琰表飾名均素質神號脫光五寶初成曹丕先荷其一善勝今造愚臣總被其恩賜雖非之書未足為比給博山之筆方比更輕

銘後漢李尤錯佩刀銘佩之有錯抑武揚文豈為麗好將戒其身

魏文帝露陌刀銘於鑠良刀胡練亶時譬諸麟角靡所任茲不逢不若永世保持魏陳王曹植寶刀銘造茲寶刀既礱既礪匪以尚武予身是衛麟角匪觸鸞距匪啄晉張協文身刀銘寶刀既成窮理盡妙繁文波迴流光電照

弓第四叙事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崇然也按世本揮始作弓宋衷注曰揮黃帝臣又孫卿子曰倕作弓墨子曰羿作弓三說不同易所謂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益取諸睽周官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六弓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是也中春獻

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又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又孫卿

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墨弓三禮圖云彤弓天子所用旅弓卿以下所用也爾雅云弓有緣者謂之弭（今角弓）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用金）蚌玉飾弓兩頭因取類以為名釋名又云弓末曰簫言簫梢也又謂之弭以骨為之滑弭弭也中央曰弣（孚主反）弣撫也所撫持也簫弣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又說文云弴（丁昆反）畫弓也弲（虛全反）角弓也弧木弓也權弓曲也𢐿（舒招反）弓便利也彏（烏郭反）弓急張也弸（百生反 鄙矜反）弓彊兒也弙（一弧反）

滿弓有所嚮也事對四材　七幹韓詩外傳云齊景公使人為弓弓人之妻曰此弓者泰山南烏號之柘燕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四物者天下之精材也周禮曰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檍檿桑橘木瓜荆次之竹為下

繡質　綠沈陳琳武軍賦曰弓則烏號越棘繁弱角端象弭繡質皆附文身劉劭趙都賦曰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堂溪魚腸丁令角端

蜃珧　象弭爾雅曰弓有緣者謂之弭以蜃謂之珧見叙事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注曰以象骨為之

定準

成規譙子法詞曰善耕者足以謹地待時而動善射者調弓定準見可而發君子善養其人足用周禮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已見前叙事中

楚桃　越

棘左傳曰楚靈王次于乾谿右尹子革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僻在荆山惟是桃弧棘矢以供禦王

事陳琳武軍賦曰弓則烏號越棘繁弱角端象弭繡質皆附文身沈懐遠南越志曰宋昌縣有棘竹長十尋里人取以為弓

弦木　飾金

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爾雅曰弓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已具叙事

東房　西序

尚書曰和之弓在東房孔安國注曰和古之弓人也儀禮曰司射則告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

招虞　遺郤

左傳曰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又曰晉楚戰于鄢陵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杜預注曰問遺之也

青檀　黑幹

遁甲開山圖曰河東有獨頭山多青檀可以為良弓周禮曰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向心陽聲則遠根

楊幹　桑弧

劉向說苑

曰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于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于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禮記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

越麻　晉竹

越絕書曰麻林山勾踐欲伐吳種麻為弓弦使齊人守之晉令曰弓弩士習弓射者給竹弓角弓皆二人一張

救日　觀星

周禮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鄭司農注曰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張勃吳錄曰揮觀弧星始制弧

錫功　備盜

毛詩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弓弨兮受言藏之韓揚天文要集曰弧者天弓備盜賊

象骨　麋肋

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注象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劉向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為弓其妻見公曰妻之造此弓亦已勞矣幹生太山之阿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

四者天下之選也

詩唐太宗文武聖皇帝詠弓詩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遠落鴈帶書驚啼猨映枝轉

後梁宣帝詠弓詩虞人招不進繁氏久彌工已悲軒主跡復挹楚王風

楊師道奉和詠弓詩霜重麟膠勁風高月影圓鳥飛隨帝輦鴈落逐鳴弦

啓齊王融謝武陵王賜弓啓殿下摛藻蕙樓暢藝蘭苑數稽玉于風筵疊連珠于月的兎園槍秀鄴水懸奇融揖讓未工溢升下飲之賓操弧反正謬奉招賢之錫文韜鏤景逸幹捎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

銘晉嵇含木弓銘烏號之樸豐條足理弦弧走括栽飛駭止射隼高墉出必有擬既用禦武亦以招士

晉李尤良弓銘弓矢之作爰自曩時鄉射載禮招命在詩妙稱顏高巧發晉師不爭之美亦以辨儀

箭第五〔叙事〕說文曰箭矢也釋名曰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前進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侯〕關西曰箭郭璞注云箭者竹名因以為號也按世本牟夷作矢〔牟夷黄帝臣名〕孫卿子曰浮游作矢周官司弓矢掌八矢之法八矢一曰枉二曰絜三曰殺四曰鍭五曰增六曰茀七曰恒八曰痺凡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

有四馬蓋枉殺矰恒弓所用也絜鍭茀痺弩所用也釋名又云凡矢本曰足言其形似木木以下為本以根為足也又謂之鏑鏑敵也言可以禦敵也齊人謂之鏃鏃族也言其所中皆族滅也關西謂之釭釭鈙也言有鈙刃也其末曰括括會也言與弦會也括旁曰叉形似叉也其受矢之器以皮曰箙柔服之義也織竹曰笮相迫笮之名也步叉人所帶以箭叉於其中也馬上曰鞬鞬建也言弓矢並建立於其中事對青鏃　赤莖 魏志曰挹婁在

夫餘東北千餘里弓長四尺如弩括長八寸青石為鏃太公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飛鳧電景自副注云飛鳧矢名赤莖白羽以鐵為首

象星　如雨　周禮曰司弓矢掌八矢之法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鄭玄注枉矢者取名飛星飛行有光也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漢書曰匈奴左賢王圍李廣廣為圜陣外向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

青莖　朱羽　太公六韜曰電景青莖赤羽以銅為首國語曰吳晉會于黃池吳王環甲陳卒赤旗赤羽之矰望之如火賈逵注曰矢羽為矰

飲石　發銅　劉向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伏獸射之飲羽韓子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曰吾無箭何張孟談曰董安于之治晉陽公宮之堂皆鍊銅為柱君發而用之有餘金矣

夏服　趙韊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史記曰魏公子無忌進兵

擊秦秦兵解去遂救邯鄲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呂忱字林曰韊盛弩矢

貫隼 傷鳧 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焦貢易林曰雙鳧俱飛以歸稻池經涉三澤為矢所射傷我胸臆

羊頭 鵰尾 楊雄方言曰凡箭鏃三者謂之羊頭其廣薄而長潭謂之錍鎞百官志曰三公拜賜鵰尾骸箭十二枚

金僕 石砮 左傳曰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杜預注曰金僕姑矢名也石砮事見貫隼注

忘歸 信往 孔叢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趙氏兵書曰矢一名信往

焦銅 毒鐵 博物志曰交廣州山名曰里予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焦銅為鏑塗毒藥于鏑鋒陳琳武軍賦曰矢則申息肅慎箘簵空流焦銅毒鐵薛鏃鳴鏃

讚 梁

昭明太子弓矢讚（弓用筋角矢製良工亦以觀德非止臨戎楊葉命中猿墮張空）銘後

漢李尤弧矢銘（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協并八極四方同紀）晉江統弧矢銘（幽都筋角會稽竹矢率土名珍東南之美易以獲隼詩以殪兕伐叛柔服用威不遒）

甲第六（敘事）釋名云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也亦曰介亦曰函亦曰鎧皆堅重之名也（廣雅曰函甲介鎧也）按管子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此其始也又世本云與作甲（宋衷注云與少康子）周官函人為函犀甲七屬（音注）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

合甲壽三百年犀堅者又支久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凡甲下飾謂之裳見左傳甲藏謂之櫜見國語甲衣謂之櫜見禮記說文云首鎧謂之兜鍪亦曰胄臂鎧謂之釬頸鎧謂之錏鍜

事對浴鐵 縲金 晉建武故事曰王敦死祕不發喪賊水南北渡攻宮壘柵皆重鎧浴鐵都督應詹等出精銳距之車頻秦書曰苻堅使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為綖以縲之 連組 被練 呂氏春秋曰邾之故為甲常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高誘注曰以組連甲左傳曰楚子重伐吳至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馬融注曰被練練為甲裏卑者所服 兕革 犀皮 國語曰晉

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逸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令君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賈逵注曰以兕革為大甲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楨奏前廣州刺史韋朗於廣州所部作犀皮鎧六領請免朗官

纓縢　綴組　周書曰年不登甲則纓縢宮室不容注曰纓繩甲不以組左傳曰楚子重伐吳至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以侵吳服虔注曰以組綴甲

益趙　繕京　戰國策曰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王懼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兵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熟于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不益趙甲甲兵以伐齊也毛詩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田國人悅而歸之

楚鮫　鄭兕　孫卿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鹽鐵論曰强楚勁鄭有犀兕之甲

光耀　精剛　陸翽鄴中

記曰石季龍左右直衛萬人皆著五色細鎧光耀奪目陳琳武庫賦曰鎧則東湖闕鞏百鍊精剛函師震椎韋人製縫玄羽縹甲灼爚流光

夾陛 **環宮** 吳越春秋曰公子光伏甲士于私室具酒而請王僚王僚乃被棠夷之甲三重使兵衛至光家之門夾陛帶甲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左傳曰齊嘗于太公之廟慶舍莅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

伏窟 **等山** 左傳曰吳公子光伏甲于窟室而享王僚王僚使甲坐于道及其門東觀漢記曰劉盆子與丞相已下二十餘萬人詣宜陽降光武積甲于宜陽城西高與熊耳山等

賀吳 **獻魏** 吳越春秋曰勾踐使大夫文種于吳曰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強救弱越使賤臣種以先人藏器及甲二十領以賀君魏志曰景元二年肅慎國獻皮骨鐵雜鎧二十領

覆笠 **蒙輪** 吳志曰呂蒙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取人家一笠以覆官鎧官

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左傳曰諸侯會于相遂伐偪陽狄虒彌建大軍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銘**李**尤鎧銘**甲鎧之施扞禦鋒矢尚其堅剛或用犀兕內以存身外不傷害有似仁人厥道廣大好德者寧好戰者危專智恃力君子不為

表魏曹植上先帝賜鎧表先帝賜臣鎧黑光明光各一領兩襠鎧一領今代以昇平兵革無事乞悉以付鎧曹自理

書晉庾翼與慕容皝鎧書鄧百川昔送此犀皮兩當鎧一領雖不能精好復是異物故復致之

鞍第七

敘事

說文曰鞍馬鞁具也鹽鐵論曰古者繩鞚草鞮皮薦而已其後代以革鞍鐵鑣而不飾其後乃有鏤銜鞍三輔決錄曰梁冀以一鏤銜鞍遺公孫奮**紫茸題高橋鞍**魏百官各有紫茸題頭高

橋鞍一具或有金銀翠毛之飾永昌記曰文帝泰王金銀鞍加翠毛之飾又有障泥障汗亦曰弇汗韉尾珂亦從鞍以為飾世說王武子常乘一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馬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馬乃渡百官各有織成障泥一具鹽鐵論曰今富者𦒎繡弇汗韉音姑辦反魏百官各有赤茸珂石韉尾一具服虔通俗文曰凡勒飾曰珂

事對

鏤衢　金梁

鏤衢見叔事三輔決錄曰平陵公孫奮富聞京師梁冀知奮慳悋以鏤衢鞍遺奮從貸五千萬劉義恭有謝金梁鞍啓具於事後

懸柱　照人

魏志曰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死鄧哀王沖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有愁色太祖問之沖曰俗以鼠齧衣者其主不吉太祖曰此妄言耳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而齧況懸柱乎古樂府左延年從軍詩曰從軍何等樂一駈乘雙駁鞍馬照人白龍驤自動

作紫茸翠毛並已見上賜桓迎魯東觀記曰永元元年西謁園陵桓郁燕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疋并鞍勒防汗又吳志曰曹公敗走魯肅即先還孫權大請諸將肅將入閤拜權禮之因謂曰子敬當解鞍下馬相迎足以表卿志耳賜趙遺孫司馬彪漢書曰光武徵趙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又遺公孫奮已見上琉璃玫瑰西京雜記曰武帝時身毒國獻白光琉璃鞍在暗室光照十丈又武帝得貳師天馬造玫瑰石為鞍挂長林登高嶽謝惠連詩曰挂鞍長林側飲馬馬脩川湄劉昆扶風歌曰繫馬長松下登鞍高岳頭表魏曹植上銀鞍表于先武皇帝代勅此銀鞍一具初不敢乘謹奉上啟宋劉義恭謝金梁鞍啓賜臣供禦金梁橋鞍制作精巧宜副龍駟聖慈下逮猥垂光錫銘後漢李尤鞍銘駈騖馳逐騰躍覆被

雖其捷習亦有顛沛并羸其瓶罔不斯敗

轡第八 敘事

釋名曰轡拂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轡之為飾有銜勒鑣羈韁鞚之類以成其用也銜在口中之言也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鑣包也在傍包斂其口也羈檢也所以持制之也韁疆也繫之使不得出疆限也韁亦曰靮故埤蒼曰靮馬韁鞚也控制之義也通俗文云所以制馬曰鞚夫轡之於馬也猶人君以吏之御人也故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

勒以百官為轡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筴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筴不舉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力和安人心故令不再而人順從刑不用而天下理矣事對令舍　犯軷周禮曰挈壺氏挈轡以令舍鄭司農注云懸轡于所當舍止之處又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

如濡　沃若毛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又曰我馬維絡六轡沃若

在手　正身毛詩曰四牡孔阜六轡在手家語曰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

千乘弭　百馬齊班固東巡頌曰乘輿動色羣后屏氣萬騎齊鑣千乘弭轡魏明帝善哉行曰百馬齊轡御由造父

君政

臣禄家語曰閔子騫為費宰問政于孔子孔子曰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淮南子曰權衡者人主之車輿爵禄者人臣之銜轡矣

令制下 禮齊人

孔叢子曰夫子云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又曰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今齊之以刑而猶弗勝何禮之齊也孔子云禮之齊人譬之于御則轡也

奔馬委 上車攝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痤疽之礦石也淮南子曰王良造父御也上車攝轡馬為齊

整挈壺懸 太僕執

挈壺懸已見令舍注百官春秋曰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執轡大將軍陪乘光武東京郊祀法駕則河南尹奉引奉車都尉執轡侍中參乘

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

列子曰凡御者得之于銜應之于轡得之于手應之于心

銘後漢李尤轡銘

轡銜在手

急緩必時賞罰在心中和是思馬知良銜進取道里人知善政令行禁止

鞭第九敘事鞭策箠皆馬檛之名說文所謂驅遲者也古者用革以扑罪人亦以驅馬故其文從革書曰鞭作官刑此則施於民也傳曰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則施于馬也其後以竹代革故策箠二文又並從竹蓋因驅策箠擊之義以立名也漢書婁敬曰周大王以狄伐杖馬箠去居岐禮記曰獻車馬者執策綏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則其事也事對楚令 秦

謡 左傳曰楚靈王使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溪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舃執鞭以出杜預注曰執鞭以教令崔鴻苻秦録曰苻堅時關中謡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避虜

李銘 曹賦 李尤作馬鞭華銘具載于後魏文帝臨渦賦曰建安十八年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東固遵渦水駐馬書鞭為臨渦賦

持鐵 埋銅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王敦謀害王澄而澄衆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為衛吳會分地記曰六山者勾踐于此山鑄銅銅不鑠則埋之上生華勾踐遣使者取從南社種之飾為馬箠獻于吳

執鞭 投策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對楚子曰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公羊傳曰陽虎將殺季孫于蒲使臨南御之至孟衢臨南投策使揚越下取策

齊人 數馬 孔叢子曰刑以齊人譬之以御則鞭策也漢書曰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

馬箠

騣鞭馬箠已見叙事魏百官名曰騣馬鞭二枚　挂地　指天異苑曰昔有人乘馬山行遥望有二老翁相對摴蒱遂造馬以策挂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宋書曰義旗起桓玄戰敗將出奔胡蕃提玄馬鞚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捨此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　齊刑

占夢齊刑已具齊人注夢書曰占夢得鞭策欲有使也　越銅　晉金越銅見埋銅注世説曰王敦在姑孰晉明帝出看敦覺追帝帝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姥云去已久矣　飾珊瑚

施象牙涼州記曰咸寧二年發張駿陵得鞭飾以珊瑚張華輕薄篇曰横簪刻玳瑁長鞭施象牙　銘

後漢李尤馬箠銘御者箠策示有威怒東野之敗督責過度

獵第十叙事

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結繩而為網罟以

佃以漁蓋取諸離此其始也白虎通曰王者諸侯所以佃狩者何也為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故爾雅曰春獵為蒐夏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郭璞注云蒐為搜索取不任者苗為苗稼除害獮為順殺氣狩為得獸取之無所擇此則為田除害之義又禮記曰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

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尉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又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鄭玄注曰田獵之禮教人以戰法此則上供宗廟下以簡集之義蔡邕月令章句曰獵捷也言以捷取之獵亦曰狩狩獸也鄭玄詩箋言田獵搏獸也亦曰畋畋田也則爾雅為田除害之義此獵之異名也事

對講武

習戎 班固東都賦曰若乃順時節而搜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教之以風雅禮記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注云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也

三驅 一面 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成湯出見羅者方祝湯問之曰爾之祝何也羅者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聞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為乃令解其三面留其一面

搏狩 大蒐 毛詩曰田車既駕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狩于敖魏文帝校獵賦曰高宗征于鬼方兮黄帝有事于阪泉愠賊備之作戾兮忿吳夷之不濬將訓兵于講武兮因大蒐乎田隙

四校 二虞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前皮軒而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横行出乎四校之中應瑒校獵賦曰乃命有司巡士周尋二虞萊野三扈表禽

揀戎 講旅 揚雄長楊

賦曰平不肆險安不忘危通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剽禽王粲校獵賦曰遵古道以游豫兮昭勸助乎農圃用時隙之餘日兮陳苗狩而講旅

晉鼓　虞旗

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天下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其出以順時取禽其禮將軍執晉鼓師率執提旅率執鞞以教坐作進退徐疾之節周禮曰山虞掌山林之政令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

東津　南圃

魏文帝詩曰中車中鄴宮校獵東橋津重置結密網罝罼飄如雲張衡羽獵賦曰于是皇輿綢繆遷延容與抗天津于伊洛息逞集乎南圃大詔獵者競逐長驅輕車飈厲羽騎電鶩

黃潦　紫陌

應瑒校獵賦曰乃命有司巡士周尋二虞萊野三危表禽北彌大陸南厲黃潦王粲獵賦曰濟漳浦而橫陣倚紫陌而並征樹重圍于西阯列駿騎乎東坰

金郊　石室

張協七命

曰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將因氣而致殺臨金郊而講師越絕書曰樂野者越之弋獵處也大樂故謂之樂野其工山石室者勾踐所休謀

詑楚　誇胡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楚使子虛于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詑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存馬楊雄長楊賦序曰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輸長楊射熊館

秋田　冬狩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呑若雲夢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芥蔕冬狩見叙事

九井　雙川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桓石秀豁第二子也不以榮爵嬰心唯以弋釣為事游覽樂足一丘桓沖嘗與石秀共獵登九井山獵徒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眄嘯詠而已魏文帝校獵賦曰披高門而方軌邁東逝而直鶩超崇岸之曾崖厲漳滏之雙川

田渭陽

獵漆澤 太公六韜曰文王田于渭之陽見呂望坐茅以漁穆天子傳曰天子獵于漆澤得白狐玄貉馬以祭於河宗

發彼小豝　殪此大兕 毛詩曰吉日美宣王田也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賦

後漢張衡羽獵賦 皇上感天威之慘烈思太昊之觀虞虞人表林麓而廓萊藪剪荆梓而夷榛株於是鳳凰獻歷太僕駕具蚩尤先驅雨師清路山靈護陣萬神蹕御羲和奉轡弭節西征翠蓋葳蕤鸞鳴玲瓏山谷為之澹泊丘陵為之簸傾于是皇輿綢繆遷延容與抗天津于伊洛曳遥集乎南圃大詔獵者競逐長驅輕車颷厲羽騎電騖霧合雲集波流雨注馬蹂麋鹿輪轔狐兔弓不妄彎矢不虛舉鳥驚網羅獸與矢遇

魏王粲羽獵賦 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捎流星屬繁弱選徒命士咸與竭作旌旗雲擾鋒刃林錯揚輝吐火曜野蔽澤山川于是乎搖蕩草木為之以摧

落禽獸振駭魂忘氣奪舉首觸網搖足遇擭陷心裂胃潰腦破頰鷹犬競逐奕奕霏霏墜者若雨僵者若坻清野滌原莫不殲夷

詩

唐太宗出獵詩

楚王雲夢澤漢帝長楊宮豈若因農暇閱武出轘嵩三驅陳銳卒七萃列材雄寒野霜氣白平原燒火紅雕戈夏服箭羽騎綠沉弓怖獸潛幽壑驚禽散翠空長烟晦落景灌木振嚴風所為除民瘼非是悅林叢

又冬狩詩

烈烈寒風起慘慘飛雲浮霜濃凝廣隰冰厚結清流金鞍移上苑玉勒騁平疇旌旗四望合罝羅一面求楚踣爭兕殪秦亡角鹿愁獸蛇投密樹鳥驚起樂州騎斂原塵靜戈迴嶺日收心非洛汭逸意在渭濱遊禽荒非所樂撫轡更招憂

周王褒和張侍中看獵詩

上林冬狩返田中講射歸還登宣曲觀重獵黃山圍嚴冬桑柘爍寒霜馬騎肥緤獵隨兔起高鷹挾翟飛吁嗟來遠客辛苦倦邊衣

陳張正見和諸葛

覽從軍遊獵詩　持兵曜武節縱獵駭纖封迅騎馳千里高置起百重騰麏斃馬足飢鼯落劍鋒雲根連燒火鳥道絶禽蹤方羅四海俊聊以習軍戎

書漢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切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險阻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旋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亦難乎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切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無形禍故多藏于隱微而發于人所忽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

下留意幸察

漁第十一 叙事

說文曰漁捕魚也按尸子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又舜漁雷澤蓋因修其法也文子曰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木事宜其械械宜其人尚書大傳曰舜漁雷澤之中漁之為事也有釣網罟筌罛罶罺側交反罩涔潛罾笱蠶梁罨算獲力之反銛之類各以用之得魚一也淮南子曰釣者靜之罾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釣者謂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川汨流之中綸不絕

竿不橈因水勢而施舍也（已上詹何釣見列子）或有以桂為餌鍛黄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已上魯人釣見闕子）網罟者結繩以為之易所謂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也筌者以竹為之（見廣雅廣雅曰篝筌謂之笓是也）莊子曰筌所以取魚得魚而忘筌也罛大網也（見爾雅）詩曰施罛濊濊鱣鮪發發留者曲梁也（見廣雅）詩曰魚離於留鱨鯊是也罶者以柴槮為之爾雅云罺謂之汕（所諫反郭璞注云罺今之柴槮罟）罩者編細竹以為之爾雅篧謂之罩（篧祖較反）涔者積柴木於

水中以為之爾雅曰槮謂之涔是也罾者樹四木而張網於水車軛之上下(見風俗通)説文曰罾魚網又楚辭曰罾何謂兮木上是也笱者曲竹以為之(見説文)詩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蟄者以綸為之(見張濟要畧)廣雅曰罶謂之蟄梁者以木絶水取魚(見鄭玄禮記注)詩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罨網罺也罺取鰕也(見廣雅)籗取蟹也銛取黿鼉也(見何承天纂文云銛鐵有距施竹頭以之擲黿鼉)皆漁之器用也此近世為之故詩人所不載淮南子曰聖人以道德為竿綸以仁義為鈎

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張天下以為籠因江海以為罛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象此亦漁釣之義也事對玉璜　金鏁尚書大傳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父望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左檢德合于今昌來提祖冲之述異記漆澄豫章人有志幹絕倫嘗乘船釣魚餓頃盈舟既而有物出水龐鱗黑色長如十丈不見頭尾鬭船驚怖澄獨色不變磻溪　珠澤磻溪事見上玉璜注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釣于流水曰珠澤之藪方三十里篠竿　旌餌並見叙事坐茅　倚柳太公曰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政呂尚曰魚求于餌乃牽其緡人食于祿乃服于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

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宋玉釣賦曰左挾魚留右執喬竿立于潢汙之涯倚于楊柳之間情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鯿

濮水 滋泉

莊子釣于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見馬顧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酈善長注水經曰滋泉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平石即太公垂釣處

芳餌 香鈎

徐廣釣賦曰投芳餌于纖絲灑長綸于平流王子年拾遺記曰帝常以季秋之月泛衡瀾靈鵲之舟窮晷繼夜釣于臺下以香金為鈎霜絲為綸丹鯉為餌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帝曰非珍祥也命天官為鮓肉紫骨青味色香美

挂鯉 引鱸

焦贛易林曰曳綸江海釣挂魴鯉王孫利得以饗仲友葛洪神仙傳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坐公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者吳江鱸魚為鱠耳元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竿餌鈎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會者皆驚

翠

綸　魴餌 翠綸事見上孔叢子曰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馬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之難得者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子思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懐道貪以死禄

白龍　紫貝 劉向列仙傳曰陵陽子明好釣釣于旋溪得白龍子明解釣拜謝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三年白龍來迎之司馬相如子虛賦曰網玳瑁釣紫貝

汴溪　涪水 列仙傳曰呂尚釣于汴溪益部耆舊傳曰廣漢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

賦

晉潘尼釣賦

抗余志于浮雲樂余身于蓬廬尋渭濱之遠跡且游釣以自娛左援修竹右縱飛綸金鈎屬釣甘餌垂芬衆鯢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鈎被執長纖繽紛輕竿翕習雲往飈馳光飛雷入躍靈未及瞥策益已獲其數十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紀乃命宰夫膾此潛鯉

電割星流芒散纓解隨風離鍔連翩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薑酸鹹調適齊和有方和神安體易思難忘

詩

陳陰鏗觀釣詩

澄江息晚浪釣侶戕輕舟絲垂遙溅水餌下暗通流歌聲時斷續楫影乍橫浮寄言濯纓者滄浪終滯游

篇

陳張正見釣竿篇

結宇長江側垂釣廣川潯竹竿橫翡翠桂髓擲黃金人來水鳥沒楫渡岸花沈蓮搖見魚近綸盡覺潭深渭水終須卜滄浪徒自吟空嗟芳餌下獨見有貪心

隋李巨仁釣竿篇

潺湲面江海泚漾屬波瀾不惜黃金餌惟懽翠竹竿斜綸控急水定檝下飛湍滑迴風來易川平霧散難寄言朝市客滄浪余自安

文

唐駱賓王釣磯應詔文

余以三伏辰行至七里灘此地即新安之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清洞徹見底徃徃有羣魚歷歷如水上行耳舟人有釣者試取而投或有游而不顧之者或有含而輟呑之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具始出

也掉尾揚鬐有若恃力而自免其少退也即鼓鬣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窘于人道窮乎我將欲以下座而呼鴻子又安能中轍而呼莊周哉余乃祝之曰猛獸搏也拘于檻穽鷙鳥奮也繫于籠樊素龜濡也被髮阿門白龍神也挂鱗罝網何不泥潛而穴處何故吞鈎乎於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也時同行者觽詰予曰夫至人之處物也擬跡而後投隱心而後動始終不易其業悔悋不生其情而吾子沈緡于川登魚于陸烹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厨羣求之將何闔今舍之將何欲余笑而應之曰聖人不凝滯于物智士必推移于時知微之謂神含生之謂道殷乙聖也因于夏矣孔丘賢也畏于匡矣以明哲之資尚惟幽憂之患況乎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故纍吾有心也恐求之不得今吾無心也既得之而亡求夫求與捨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況療飢者半菽可以充腹為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奚必因小鱗而後明三異之規勸大

命而後寄一飡之飽擒而不殺可不謂仁乎獲而不饗可不謂廉乎且夫垂竿而為事乎太公之遺術也形生磻溪之石兆應滋水之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耶然後知古之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于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為鈎懸四履為餌薦之于清廟投之于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蹲會稽而沈犗者飽肆之徒也據滄溟而負鼇者漁父之事也斯並眇小者之所習安知大丈夫之所釣哉

初學記卷二十二